# 楚辭通釋

# 楚辭通釋卷三

衡陽王夫之譔　　　船山遺書四十五

## 天問

王逸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旻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按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焉因

原自所合綴以成章者遂謂書壁而問非其實矣逸文云不言問天而言天問天高不可問說亦未是原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舉天之不測不爽者以問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爲天問而非問天篇內言雖號浩而要歸之旨則以有道而興無道則喪黷武忌諫耽樂淫色疑賢信姦爲廢興存亡之本原諷諫楚王之心於此而至欲使其問古以自問而躡三王五伯之美武遂桀紂幽厲之覆轍原本權輿亭毒之樞機以盡人事綱維之實用規瑱之盡辭於斯備矣抑非徒渫憤舒愁已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統一爲而繫以曰則原所自撰成章可知遂與邃通遠也唐虞始有書蒼頡始有字而或侈言邃古之事口耳相授豈能傳遠乎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子丑二會人且未生何從考質發端問此以見荒怪之事無所徵驗得失興亡要諸理而已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唯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以上皆問天地幽明之故原好學深思得其所以然爲吉凶順逆之原本而爲習而不察者詰使察識而不自錮於昏昏之內也冥幽也昭明也背闇者幽明分剖而幽明一致之理屈伸相感不能顯見也極至也知至之也馮皮冰切相乘也翼迴翔也陰陽之動遞相乘而相與迴翔也惟像陰陽交感形象乃成也遷轉於未形之先無從察識矣明明當明而明晝也闇闇當闇而闇夜也時是也天何爲有晝夜知此則消長興亡之故可知矣三合陰也陽也沖氣也沖氣以爲本陰陽以爲化天道人事盡於此也圜則渾天之儀表九重七曜天經星

天宗動天之層次測之以理數非營度所得知也茲謂天地陰陽之化天地爲功於人而人不知運行日生無有初終孰能測知斡亦極也謂南北二極常不動以持天地維四隅之紀東北曰報德之維西南曰背陽之維東南曰常羊之維西北曰蹏通之維四隅之氣寒暑之所自轉繫於無形之中莫能知其捖運知其變則必通而已加託也南北二極如棟必有所託將何加哉元氣自爲加爾八柱地有八山當四方四隅以上升其氣與天相通者當在也地不滿東南中國南東際海水盈上虛也際相交接之處放至也屬連也隅隈也地形參差

雖方而不方其隈曲無能盡知沓合也十二周天之次分天之度三十度有奇爲一次自𤣥枵至星紀爲日月交合之會歲星歲易之次舍而下合於分野天高遠而分野有涯何以合也以上所問皆有常理常數可原天道以驗人事而人不知故問之

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湯一作暘

此上問二曜顯晦之理屬繫也縣於碧空若有繫而得不墜實無所繫也列星經星陳謂列布之亘古而不易其處湯音陽汜音似湯谷日所出蒙汜日所入夜光月

也德謂秉以爲性者死晦而無光育明復生也月惟虛
順故能受日光作晴旋明可以知人之德必虛而後受
也菟古兎字顧菟月中暗影似兎者能虧月圓明之體
月何所利而有此人之利欲爲蔽包容小人而自損其
明亦何利哉凡篇內即事以寓規諫者倣此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此問氣化之變也女歧神女無夫而生九子夫音扶伯
強厲鬼一曰禺強北方陰氣之化惠順也南方和順之
氣也陰淫而生或淫而害知其所藏之處與陽和所施
之功則賢姦治亂之故可徵矣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此問晝夜之所以分也開闔者天地之氣陽開照物陰闔則晦也角宿其位在東方卯辰之次日出而旦曜靈日也以日之明入於地中則匿而晦與女子小人匿處其昏暗必也

不任賦汨家鴻琢師句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河海應龍何畫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愎一作腹非是

此因地形而問鮌禹之事言得失成敗莫不自己也不任力不勝任也汩音骨治也鴻洪水師衆也尚推高而舉薦之何憂言可任治水而無患課試也行用也言堯何不早試其功而待之九載鴟龜曳銜相傳鯀死棄尸於羽淵上爲鴟銜下爲龜曳聽者無能自免也順欲成功謂順水之所欲歸而功成帝何刑焉言其所以自免者非無術也永遏禁錮也施與弛同釋也舜錮之三年而後殛之豈非其怙過不悛之故乎鮌之愎禹之聖父子一氣而變化殊天性異耶抑所謀之順逆異耶洪泉洪水竄與塡通塞也九則九州田賦九等之式墳分也

言禹平水土定則壞用何道也順其理而已應龍龍無角者相傳禹治水有神龍以尾畫地成川禹因而疏之導河入海實則禹循水脈水脈亦謂之龍耳鯀營而得罪禹謀而成功順欲剛愎在父子而成敗異可以悟人之不可逆而愎諫自用之咎矣

康回馮怒墬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名相傳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地東南傾謂西北山高遞降而東南爲海要之寓言耳天柱折裂天經也地維絕虧地義也傾亂也狂怒不遑禍延天下如此墬古地字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此廣詁地理也錯與厝通安置也九州之土大氣舉之非有所錯也洿卑下也非有損益之者而高卑殊矣東流海水也修長也墮一作橢圓而長也衍餘也謂南北長於東西凡幾許也崑崙之巔曰縣圃增城在其上但傳有其處無有至者故莫定其所在與其高也凥古居

宇四方之門淮南子曰東方開明之門西方閶闔之門南方暑門北方寒門葢四時之氣所自出入闢與闢通啓開也北北極之北去黃道遠日所不到有神曰燭龍以其目光代日爲光見山海經亦以意想像然爾羲和日也若華若木之華日入地中則若木花發赤光以照亦見山海經凡此皆存而不論之事天地之閒必無長夜之理日所不至倘或照之見明可以察幽人心其容終昧乎暖與晅同音萱俗讀如暵者非南粵冬暖五臺夏寒地殊候異時變固不可測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

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蓱九衢枲華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鯪一作陵

此蹟詰物變也石林石能生枝葉近貴州有之石幹木枝亦一異也曲禮言猩猩能言或人教習之爾虬龍負熊未詳所出虺蝮蛇類或曰與虫同蟲也儵忽見莊子不死之民在交脛國東見山海經長人若國語所載防風氏春秋傳僑如之類守所居也靡蓱枲華未詳衢枝交錯一一者皆奇草也巴蛇吞象見山海經黑水見禹貢玄趾三危皆山名三危在今肅州塞外延年不死導引

之士言之然相傳出沒人間者數百年亦不復見則壽固有所止親故凋盡死於崖谷人無知者耳鯪魚人面人手見則風濤起魃雉一曰魑雀狀如雞食人見山海經羿堯時善射者彈射也相傳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嘗亦喻言或堯承摯亂天下僭爲帝者不一羿滅其九莊子謂堯伐叢枝胥敖是已西北極寒之野鳥飛至其地毛羽凍落見穆天子傳凡此諸問原本天地推極物理盡其生成變化之萬殊蓋欲使聞之者於其有實者窮所自之理以推得失興喪之故而攬其心志勿迷錮於牀笫戶牖之閒於其無實者知人之爲言詭譎而欺

無所不至必聽之審辨之明而後不爲所惑也

禹之力獻功句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嗜不同味而快朝飽四方一本無四字

自此以下述古人得失成敗而詳問之於去讒遠色貴德賤力之理反覆致詰欲令懷王鏡古以自悟也此言禹力能平水土而獻功四方皆其所降省豈不能擇美而娶乃道娶嵞山氏惟恤繼嗣之不立而無擇於色夫人悅色之情同於甘食雖賢者豈異於人哉乃但快朝飽不求甘旨則禹之循理而遏欲所以興也若懷王徒

以色故而寵鄭褎縱嗜欲而無厭足之心抑又何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䠶鞫

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竹書紀年載益代禹立拘啓禁之啓反起殺益以承禹祀蓋列國之史異說如此離去聲罹也蠥災也謂爲啓所殺也憂能憂勤以濟難也拘囚禁也達逸出興師也䠶鞫未詳鞫或作鞠無害厥躬言禹受舜禪與益受禹禪同益以亡身而禹無害作革言爲啓所革播降書所謂敷於四海也禹啓道同而虞夏之存亡異豈非商均耽樂而啓能憂之故乎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九辯九歌啟所作樂餘未詳凡篇內隱僻不可解者蓋當時有此異說而今不可復考矣舊註強爲附會語多怪誕今不從　附舊注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氏見之而慙遂化爲石時方孕啟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啟生其石在嵩山竟地卽化石也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

帝降言天降羿令爲虐羿有窮后也革變也革孽革夏

祚而孽夏民河伯古諸侯司河祀者羿射殺河伯而奪其妻有雒氏馮籍也恃也以蜃飾弓弰曰珧利決巧力能決中也封狶大豕烝肉之膏躰牲而烹烝以祀若順也純狐氏寒浞之妻言羿之力足馮如此而上帝不歆其祀乃假手寒浞夫婦協謀誘羿殺之揆度其必克而羿無能勝益無道必亡虐民縱欲雖有彊力不足馮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

此據晉侯寢疾黃熊入夢而言事見左傳阻窮道路險遠也羽淵在東海西至晉國越太行之巖險活謂蘇其

惡如生也藋音丸秬黍嘉穀菁藋惡草藝嘉穀則必當除其惡草賢佞不並立也堯之用人五臣與四凶并用如種秬黍而未除菁藋乃使鮌取精多而用物宏長養其惡千載而下越山河之險遠以病晉君其貽害之修長盈滿如此則知人之難禍[illegible]久遠賢姦之辨可不早乎

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嬰與纓通茀雲氣嬰茀項帶雲氣也臧與藏同從卽恭切舊說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爲白蜺而嬰茀

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墜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取而置之室中覆以敝筥須臾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天式縱横者言造化生物之定式從生爲人横生爲鳥然形離則神散子喬受殺化爲大鳥雖能鳴而已喪其故體矣蓋子喬不知文子之逆而輕授以藥反逢其惡化鳥哀鳴無益於生喻利器不可假人大機移於小人之手害必及之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萍號雨師撰具也協脅骨駢生也鹿五鹿衞地萍號起雨氣機之動於微者也晉文公觀脅于齊授塊於五

鹿而拜賜之徵卒驗則禍福榮辱幾有先見要惟晉文
任賢以自彊有以膺之也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
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
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易上一有隕字
鼇舉首而戴蓬萊之山見列子抃舞也釋舟舟離水也
遷盪移之也逐犬獵也女歧澆嫂館同爰止同止宿也
鼇之戴山其任重矣若恃其神力而抃舞則必不能安
澆負盪舟之力以殺羿而篡天下猶之乎其盪舟於陵
而舟卒不可動則亦鼇之戴山而舞也而況嫂方縫裳

己窺戸以宣淫益增凶慝故少康因田獵遂襲殺之初
殺女歧繼知其誤並追殺澆負乘非據凶淫逢殆理不
誣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易改革也旅眾也謂改革眾志去夏而歸商也厚謂厚
集其勢期必得也太康失國夏后爲羿所滅少康依於
斟尋此有夏覆舟之前鑒使桀能以爲戒則湯將何道
取之乎所謂殷鑒不遠國必自亡而後人亡之也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
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億焉璜臺十成

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尙之作儃一作意
妹音末嬉讀如喜璜石次玉者璜臺瑤臺成級也蒙山
有施氏之國桀伐之而得妹喜寵之生亂舜三十未娶
堯不告其父母妻以二女終以刑于化成天下當其始
也桀惡未著舜德未彰湯何以儃之而知其可殛堯何
以儃之而知其必興則惟桀之築璜臺以縱欲殃民而
舜之道足陟元后其萌見者其枝葉必不可揜也故君
唯無道而後姦色淫聲得以中之然則鄭袖之惑懷王
而傾楚亦懷王自貽也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相傳女媧一日而七十化若此之類廣異聞以詰事理
之不然見人言之未可信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體一作豕）

服順也終爲害欲殺舜不已也象至不仁均於禽獸而
舜不加誅舜之仁非象所應得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舊說泰伯仲雍去周而開吳未詳是否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
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緣鵠未詳飾玉謂禹錫[玄]圭告成上帝歆饗以有天下

後世子孫貽謀可承何至桀而滅喪天降觀四方乃授伊尹佐湯致放伐于鳴條而羣黎九服大說則興亡之故豈不以人哉說音悅

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

此言商之先世受命于天以下皆言商初之事於史亡考闕之可也舊說穿鑿故畧之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舊說晉大夫解居父使吳過陳之墓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其婦稱墓門有棘之詩以刺之未詳是否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此必殷末有其事而今不可考矣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此湯舉伊尹之事極至也妃讀如配吉配君臣道合猶配耦也相傳伊尹生於空桑謂尹母溺死化爲空桑尹孕其中或得而育之惡其無父母故使爲媵臣而湯得之爲佐言賢者之生不偶非世人所知待聖主而後興

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重泉地名桀拘湯於此湯既出囚槩初無怨桀之心求勝以必於伐夏而誰挑之以必伐伊訓曰造攻自牧宮桀無道而造兵端禍自己先發也

會朝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踐期不期而會也蒼鳥鷹也言牧野之師諸侯爭赴如羣鷹飛擊惟紂之無道故有以致之也

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足一作定非是）

到至也不嘉嘉也親謂身任之也揆謀也足滿也成也

言至紂已誅之後周公之功豈不嘉哉身任發兵之謀以成周之景命而流言繁興使公咨嗟有毀室取子之憂讒言之爲害甚矣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

施置也乃汝也伐器斧斨之屬行將所奉之詞以致討也竝驅盡驅除也擊翼翦其黨也言管叔以武庚欲授還殷之天下則將置成王於何地棄親即讐祇以反速武庚之亡而已周公破斧折斨以平商奄盡翦亂人之黨其奉辭伐罪將王命而行以何爲名乎惟管叔之不

度德而棄懿親自取之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王南巡自貽膠舟之害蓋聞越裳貢白雉謂南夷可以寶服而不知變生不測是徼非望之利而逢禍楚王貪商於而會武關殆類此也

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梅與枚通馬策也巧梅善御也天子環理天下莫敢不來享而何驅馳以求索貪之敗度如此索所革反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曳衒負物衒賣也幽王之先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

國後有夫婦賣是器者以爲妖將執而戮之夫婦夜亡聞宮人所棄女子啼而哀之去至褒其女長而美幽王伐褒褒人入此女以贖罪幽王寵之遂亡宗周篇內於女戎之禍再三言之葢深痛鄭衰之禍楚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死於豎刁開方之手蟲流出戶與見弒同聽賢則興任姦則亡天命無常惟人所召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而賜封之

雷開紂佞臣阿當作何內有媿己則外有雷開而比干

抑矣惑亂之本豔妻也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梅音浼梅伯殷諸侯諫紂紂醢之以賜諸侯詳與佯同

聖人盡忠事君其德一也或死或狂歸於自盡而已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元子元妃姜嫄之子竺厚也飛鳥覆翼天厚之馮弓挾矢謂稷之後裔至於文武以武功定天下也殊能大功將大也驚帝切激謂稷爲高辛所駭異激怒而棄之何卒逢天佑而福澤之長如此天非有德禍福不測存乎

其人而已

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号一作號

伯昌謂文王号令也衰衰世之主也秉鞭御也西伯賜鉞專征御天下作牧伯亦奉衰殷之命令乃終易侯社而有殷之天下臣主無常有德則興耳

遷藏就岐何能依自此以下有意皆繫紂之意情急迫也

藏將也太王舍邠之畜聚而遷岐何所憑依以立國依於民也

殷有惑婦何所譏

譏為人所指摘也紂貴為天子寵一妲己而天下萬世

賤之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受紂名賜醢以九侯之醢賜諸侯上告武王告紂罪於天稱西伯者武王初亦爲侯伯親就躬受也聽讒誅忠天所不赦故武王請於天受天之命以討殷誅而莫可救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相傳太公隱於屠肆文王往問焉揚聲古者屠刀柄首有鈴惟聖知人皆主進前而不知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武發武王發悒恨也載尸所謂父死不葬也惑嬖妾棄賢任讒人所公憤故武王急於變伐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伯長也林君也謂晉世子申生君之長子也感天抑地謂申生神遇狐突云請命于帝帝命罰夷吾於韓抑及也申生之精誠死能感動天地而生不能感獻公至於雉經豈獻公之不可感哉驪姬賊之也姝喜也妲己也褒姒也驪姬也鄭袖與之爲五矣原屢言致詰以致痛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受禮受天之賜也至後來者也括言三代之興天命之

而中以大戒乃後嗣不道代者又興天命靡常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承一作丞
前疑後丞右弼左輔王者之四輔後茲終任之也任賢
勿貳湯之所以興也尊食宗緒謂錫以世祿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勳闔謂吳子闔廬舊說以爲勳君也夢音蒙吳子壽夢
也生與姓同孫也闔廬爲壽夢嫡孫乃王僚立闔廬散
亡居外而卒殺僚以立破楚殘越自彊則威名著矣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舊說以爲彭祖熹雉羹堯堯食而美之未詳是否彭彭

鏗導引服食而壽堯饗其獻壽八百歲喻用賢則可以
祈天永命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
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百兩卒無祿
以上未詳當時稗官所記今亡考矣蛾洪興祖謂古蟻
字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
此似言舜事舜納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可以事上
帝而不能得瞽瞍之心至浚井而穴空以匿此又何說
精誠可以格天不能感頑囂孝子忠臣所以窮也下將

言楚事故重述此以自白其孤貞之志

荊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謂楚靈王也靈王興師憑陵中夏威亦大矣而縊於乾谿祚不得長子革諫之亦悟其過而改之弗及不救敗亡言之無益又何言也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

此言楚昭王之事吳光闔廬也環穿穴牆作孔也吳光挾爭國之威破楚入郢昭王出奔鬬辛救之穴牆而逃出閭社越邱陵乃免於難辛出自子文之後因楚同姓之世臣也楚自亡而存皆宗臣之力而懷王惑於靳尙

張儀疏遠世臣故詰之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楚人謂不成君者爲敖堵敖楚成王兄立而遇弒此言昭王奔隨國人不知傳其已死告於子西王且如堵敖子西因自立以拒吳已而知王在隨乃去王號子西試以上位自予非貪大位爲社稷計也故忠名不損忠臣苟利國家知無不爲如此昭王能知其忠任以國政楚以復振哀今王之聽讒而疑忌也

楚辭通釋卷三終

衡陽王夫之譔

## 九章

王逸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陳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見納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論其詞以相傳焉洪興祖曰史記云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則九章之作在頃襄時其說是也按離騷之作當懷王之時懷王雖疏遠原而未加竄流之刑其後復悔而聽之欲追

殺張儀而不果原以王不見聽退居漢北猶有望焉故其辭曲折低回雖有彭咸之志固未有決也言諷而隱志疑而不激迫頃襄狂惑竄原於江南絕其抒忠之路且棄故都而遷壽春身之終錮國之必亡無餘望矣決意自沈而言之無容再隱故九章之詞直而激明而無諱章者無言不著以告天下後世而自己之心也至於悲回風之卒章馳神寫死後之悲思生趣盡而以精蕩悽愴之情與日星河嶽互相融結惟貞人志士神遇於霏微惝恍之中非王逸諸人所能盡知者矣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

爲正令五帝以㭊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
命咎繇使聽直㭊一作析
惜愛也誦誦讀古訓以致諫也愍與慜同憂恤也抒舀也出心所欲言如舀粟於臼中也正證也證己之得失也五帝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顓頊古帝之明神配五行者六神上下四方之神㭊與析同辨也中刑書之要也㭊中辨㭊事理定爲爰書也嚮對也服事也對質其事理也山川之神備御在列公聽斷也咎繇與皋陶同言己愛君而述古訓以致諫所言之事理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如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讐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一本讐下有也字

離羣爲衆所不容也贅餘肉肬音侯疣也儇小慧輕薄也忘儇媚者戇直而不能同於衆人之巧媚也不變有諸中者必見諸外無變易也以用也卽迹徵心考言詢行察貌知情賢姦易辨其則不遠也專壹也惟思也疾亟也上旣言己之正諫可以質諸鬼神則雖與羣小不

協而君應自知之君若不一其心聽讒而猶豫則眾方
視我如仇讐我且有招禍之道矣此追述未放以前之
情事故自白其忠直之易知以冀君之達眾以鑒己故
明知爲招禍之道而不恤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
寵之門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
越兮又眾兆之所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
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
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
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一本恚哈釋曰下各有也字一本結詒作結而詒

思念也咍笑也忳徒昆切屯結於心也巓與顛同仆也承上言忠與人異爲招禍之道然抑念之遇罰而貧賤非己所恤但徒勤無益祇見笑於小人則有不能甘者故於諫不聽而又諫之時遲回自念欲言姑止乃忠憤內積不可强抑則雖逢尤離謗而謇直不可釋若沈默不言則己心旣不見諒於君而莫白欲自陳己志乃言之必長不可挈其要以簡陳之言煩而君且厭聽終無能以自達故兩端交戰於心退而靜默進而號呼皆有所不可唯煩惑鬱邑而已此述諫而不聽又思再諫時

之情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懲於羹者一作懲熱羹



此託占夢之言見屢諫於同昏之廷必無助己者且有申生伯鮌之禍已非不知而不能自已也厲神大神之

巫志極謂志所至也旁輔也危獨身孤而危也離異與儇媚者異也可思者君臣情之不容已不可恃者君不明也懲羹吹韲言已以諫而逢尤當緘默以自全釋階登天無左右近習之援而欲君之信己也曩謂初諫懷王時若如曩强諫頃襄必怒不異昔也駭遽聞言駭異不從容繹悅遽加惡怒也極至也同極同有所欲至而其路相背馳小人亦託於謀國而邪正異趣也此我也伴助也也自有志極以下至此皆占夢之言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

怨輕也承上占夢而言彼所云作忠造怨吾忽其言爲不足聽乃復諫不止讒言益張君怒益甚至於遷竄乃知彼言之果信然前之不然非不知也愛君無已不忍其遽若此也不幸而九折臂雖成醫何補哉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矰以絲繫矢罻捕鳥網辟音璧法也娛誘也側身乘閒而進拯君之危也小人設機張網陷君於危亡或張彊秦之威以脅之或進偷安之計而餌之已欲側身以入匡救其危而無從矣

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堅志上一本有蓋字

儃佪不行貌干求也傺住也背在身後膺在身前交痛進退兩難也紆曲也軫念也言姦佞充斥無能匡救欲依楚國以居則爲小人之所側目欲出奔他國非無所往也特忠臣有死無貳故不忍往進退兩難宛結曲念無可解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

矯揉也糳舂也播揚散之也糗乾飯不及新熟而食積
畜之也不能安於國中又不忍棄他國擅機息牙以自
閟默芳無人采擢折之餘懷以自居而已此諫而不聽
無從再諫之時其抑菀有如此者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撟茲媚以私處兮願曾
思而遠身

信與伸而於時已見竄遷小人且加之以罪情不可以
不[illegible]重述昔者所諫之正不忍不諫之情與欲再諫
而無從哉芳忍愁終不忍去故國之心如上文所云以
自著盡至屈抑其忠愛媚主之忱伏處遠身邉有他念

奈之何讒人之猶不相釋也

惜誦　此章追述進諫之本末言己之所言無愧於幽明冀君之見諒而終不見用者非徒君之不察實小人設阱誤國惡其異己而敵毁之故欲反覆效忠再四思維知其不可而情難自抑是以終罹於害宗臣無去國之義吞聲放廢浮沈於羈旅要未嘗一日忘君也離騷遠遊與此章皆有歸隱之説此章雖作於頃襄之世遷竄江南之後與彼異時而所述者乃未遷已前屏居漢北之情事故與彼同而無決於自沈之意於時上官大夫恐其復用必搆其怨望之語誣以外叛之辠故自表

著其始終所繇與涉江懷沙悲回風諸篇詞旨有異而

抽思篇中所云集漢北望北山者皆述往事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旣老而不衰

奇珍異也奇服喻其志行之美卽所謂修能也言旣老

則作於頃襄之世益明矣

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

長鋏劒也陸離劒光切猶齊也冠高若與雲齊也明月

寶珠被綴也璐美玉以上喻其志行之高遠光潔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同壽

與日月兮同光

世雖莫知而所懷者遠大欲以濟世匡君上參虞舜混一區宇曆國祚於長久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

南夷武陵西南蠻夷今辰沅苗種也旣被遷江南將絕江水泝湘而西與苗夷雜處誰復有知我者乎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

鄂渚今江夏欸音哀歎聲緒風相續之風步解駕使散行也邸閣而懸之不用也方林方邸樹林原旣不用退

居漢北至是遷竄江南故乘車而東南行至於江夏山川相繆車不可行將舍車登舟而南今北往襄德者自漢口陸行舟車各從所便也既至鄂渚登黃鶴之磯而西北望時方秋冬風自西北來臨風回眺故國杳在天西矣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之一作其）

舲小舟榜櫂也言吳榜者未詳擊汰楫入水擊波上濺也容與不進沅水灘高舟不易上也回水磯上逆流凝

滯不行也枉渚在武陵西辰水出辰谿至晉市入沅水北曰陽原自江夏往辰陽絕江而南至洞庭乃西泝沅水而上洞庭九派湘水爲其正支涉洞庭則涉湘矣故前云濟湘此云上沅不相悖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猨狖上一本有乃字）

沅西之地與黔粵相接山高林深四時多雨雲嵐蒸地簷宇若出其上江北之人習居曠敞之野初至於此風景幽慘不能無感況被讒失志之遷客其何堪此乎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桑扈莊子所謂子桑戶也不以亦不用也與數也歷數前世之賢而不用者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將謂志若此也董正也不豫無所遲疑也重昏幽閉於南夷荒遠之中也人不足怨而守正無疑安於幽廢明己非以黜辱故而生怨所怨者君昏國危如下亂曰所

云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

言君側之無賢人

燕雀烏鵲巢堂壇兮

疾小人之乘權誤國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露申未詳或即申椒也草木叢生曰薄賢人爲姦佞所

蔽嘉謀不用

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

御進也薄與迫同近也

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國祚將傾時過中矣此所以懷忠信者被黜而吾不能已於遠遷而國事日非也

涉江　涉江自漢北而遷於湘沅絕大江而南也此述被遷在道之事山川幽峭灘磧險遠觸目興懷首言己志行之貞潔謀國之遠大而不見知次引義命以自安而終之以君之不明姦邪誤國此雖欲強自寬抑而有所不能所怨者非一己之困窮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純常也言天命之無常不佑楚也震動而不甯也愆失
其生理也東遷頃襄畏秦棄故都而遷于陳百姓或遷
或否兄弟侍婣離散相失仲春紀時且言方東作時舊
說謂東遷爲原遷逐者謬原遷沅湘乃西遷何云東遷
且原以秋冬迫逐南行涉江明言之非仲春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焉[illegible]
朝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
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得[illegible]韻一本荒忽上有怊字

舊郢一曰丹陽今枝江也楚自熊通遷於江陵亦謂之
郢至是東遷泛江而下遷江夏陵陽縣江入淮以避於

陝江夏者江漢合流也漢水方夏水謀於石首東流合於江故漢有夏名其經流至漢陽乃與江合而漢口亦名夏口則漢謂之夏相沿久矣流亡者迫於彊鄰棄其故都傾國而行如逋逃然甲之朝啟行之日極至也言何所底止也楫齊揚者君臣民庶萬艇皆發也民不能盡遷其留於郢者永與楚王訣別不得再見一時宗廟人民瓦解之哀於斯極矣

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

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楸梓也長楸長林也夏首夏口西浮西望漢水浮天際也龍門郢城東門顧所往也洋洋去而不返陽侯波神謂波也薄與泊通絓繫也蹇產詰屈也此上言在途飄泊追思故都者之情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上則有洞庭下則有江滔滔東逝去而不返也終古自先王以來也逍遙無知自得之貌靈魂猶言夢魂歸歟

都遼浦漢淯也此上皆追憶郢都之辭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墳隄岸也登者泊舟而登也自江漢而下岸平土沃可以怡情而云哀者所謂信美非吾土也江介夾江南北也遺風吳之故俗與楚殊者陵陽今宣城南渡舟東南行也焉如不知所棲泊也國既東遷江漢之閒人民失次舊時井疆夷爲邱墟故都城闕草萊荒蕪則州土平樂又何足以舒憂乎此敘始至下江而不安之情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

憂者憂所遷之不甯愁者愁故都之不復當始遷時且謂秦難稍平仍復歸郢至此作賦之時九年不復終不可復矣賦作于九年之後則前云仲春甲之朝者皆追憶始遷而言之

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

承歡上下相承以相媚也汋與綽同汋約縱斂自如貌諶信然也前皆敘遷者之情此以下原自道其憂國憂

讒之意頃襄遷原於江南其遷都于陳原不與同遷尋繹此篇前後之旨蓋原雖不用然猶可與聞國政東遷之役原所不欲讒人必以沮國大計爲原罪而譖之故重見竄逐其傷心悲歎者於此爲切而深憾昏主佞臣安於新邑嬉遊自得曾不知國之弱喪不可復持則雖放逐憂難自已也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湛徒感切湛湛厚貌被音披被離侈張貌瞭明也杳杳

高遠也藐天言德之高峻極于天也讒人毀正堯舜傳賢且可被以不慈之名況其他乎憎好君憎之好之也愠惀誠積而不能言也夫音扶夫人猶言此人指讒己者慷慨巧言無忌也踥蹀相躡而進超越疏遠也此申上鬱鬱含慼之意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邱

曼延也壹決也決決計反都於郢也鄉與嚮通首音狩人情懷其故土國君效死而勿去此己所湛湛願進之忠也

信非吾罪而放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雖諫而見放然顧君西歸之心不能旦夕忘也
哀郢　哀故都之棄捐宗社之邱墟人民之離散頃襄
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原之被讒益以不欲
遷都而見憎益甚然且不自哀而爲楚之社稷人民哀
怨悱而不傷忠臣之極致也曰東遷曰楫齊揚曰下浮
曰來東曰江介曰陵陽曰夏爲邱曰兩東門可蕪曰九
年不復其非遷原於沅溆而爲楚之遷陳也明甚王逸
不恤紀事之實謂遷爲原之被放於哀郢之義奚取焉
逸注之錯雜鹵莽大率如此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

懷憂不釋長夜追思憶往昔納忠見逐之情如下文所云所謂抽繹舊事而思也

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動容秋風慘烈變卉木之容也回極風之往來回旋而至也浮浮不定也數所角反蓀之多怒謂懷王極於喜怒無定情以謀國搖起橫奔任情離合貪恢而妄行也

民尤迺國皆知其過也因秋風之回旋無定與懷王之輕喜易怒搖惑人言橫奔失路如聽張儀而賂齊割地獻秦請囚張儀之類人皆知其爲過已願王察衆論以愼於舉動故不容已於正諫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

回畔反背也憍與驕同造在到反作也懷王初與己同心謀國既爲姦佞所惑背己而從異說反自謂得策而驕我之不如余雖與言而不信顧且怒我之不順從此

述始諫懷王而不聽之情事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兹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自察自表著也震悼君方怒已懼益見疏也憺憺猶言蕩蕩動而不甯貌詳與佯同切人切直之言不利于小人也此述初諫不聽從容再諫君既不聽因觸怒而讒言所自興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毒藥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何毒藥一本作何獨樂斯

毒藥攻毒之藥喻直諫也言己所陳之利害著明事後驗之一一皆合符豈非扶危定傾有用之言乎言雖苦口亦願君之祈天永命保完社稷而已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三五舊說以爲三王五伯儀法也言己所陳者稽王伯之成軌盡彭咸之忠節使其得用則何所極而不至聲聞達于四鄰國家保其鞏固皆如施之必報實之可穫耿然昭著而不誣而君所憍我以美好者皆希非望之

[illegible]毀無實之名無利而徒害余言雖毒抑豈過哉

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

少歌倡皆楚人歌曲之節追思君與我致怨之故日夜以思之而不得其理

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敖與傲通己之所言皆繇中出實而可覆者顧以邪佞之言爲美好相驕傲此所以思之而不得其故也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

此追述懷王不用時事時楚尚都郢郢在漢南原不用而去國退居漢北

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逴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逴一作卓

牉別也異域言不在國中逴亦遠也日忘言君不復念己也北山襄鄧西北楚塞之山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得兮魂識路之營營

心神惝惚依於宗國其情景有如此者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

尚不知余之從容

從容委曲相就也已身在外而心飛馳於君側小人日在左右而情不相繫忠佞之不同若此乃心離者貌合心依者身遠君且暱彼而疏我亦無如之何也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

此作賦時事其遷竄江南所歷之境也潭水出辰州入沅

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

軫視也蹇語助辭隨流眄石佯狂四顧以自娛欲以忘憂而憂固有不能忘者如下文所云

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超遠也回回惑也隱傷也遠懷言己所秉之志度欲行而傷於進退以心終不可得而娛也

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

北姑地名未詳其處煩冤心鬱而躁也追思前事故遲回旅宿心煩容瞀念今此所行顛沛無聊也

愁歎苦神靈遙思兮

靈魂也即上一夕九逝之意

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

雖神馳君側終無能自達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道言也救申理也無能達情志於君聊自表白始志及兩代見擯慍於群小之情以申理煩冤乃憂國之心不得遂亦誰能知我而爲可告者乎

抽思　抽繹也思情也原於頃襄之世遷於江南道路憂悲不能自釋追思不得於君見妒於讒之始自懷王背己而從邪佞乃自退居漢北以來雖遭惡怒未嘗一日忘君而讒忌益張嗣君益惑至於見遷南行反己無疚而世無可語故作此篇以自述其情蘊以抒其憤懣焉曰漢北曰南行殊時殊地舊注都所未通讀者當分

泪觀之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慜一作愍

滔滔猶言悠悠孟夏日長也莽莽叢生貌眴與瞬同杳靜幽默結愁於心神志衰沮也紆軫愁之長也鞠窮也目不欲視口不欲言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自沉之志於斯決矣

撫情効志兮冤屈而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易變也初本迪者始所立志本所率繇也畫者匠者墨

所畫也志記也所畫之墨守之以爲直章明易見記之以無失尺度也言欲屈抑俯物毀方爲圜變易初志而撫念情志若改易繩墨則爲君子所鄙心不能安也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元〕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忠以厚君直以正事無巧言之慷慨敦誠樸之昭質唯大人爲能顯其功猶倕必試之以斲而後知其巧今黨人識既鄙固又懷嫉忌國事不審安危不察既莫我用

反誣我以所謀不臧而屈抑之忠直之不達固已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犬之一本無之字

黨人以非材而居大任以致陷覆然且愎諫自用使有嘉[illegible]嘉猷者無可告語而反遭疑謗固庸人之恆態不足深怪所恃者明主能察之而已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

疏內內通而外不炫也朴木質也委積所藏皆厚也襲

亦重也謹愼於事也厚深於謀也豐大功所自立也遻
與晤同遇也蘄人之謀國忽而狂怒忽而畏懊秉仁義
而慮深遠者從容自定賢不肖之辨亦易別矣乃君非
大舜安從辨之則羣吠之犬唯所噬害矣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一本無
二也字
君昏臣妬自不可與古人並美而云不知其故者望之
之切而歸咎無從也違連衡事秦張儀之邪說也忿者
懷王聽齊而絕之割地獻秦求殺張儀皆一朝之忿不

思而逮若能抑其小忿自彊以不屈於秦則何湯禹之不可學乎懷王不聽己言地割身囚覆敗已有成像使頃襄能以爲鑒遣懲而思遷則事猶可爲乃己所深願而冀其然者今顧不然其亡可立而待矣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北背也次所止宿也大故死亡也日旣夕矣猶舍其次舍冥行不止國有大憂舒緩而不恤先君之哀娛樂而不憤死亡之不可逃天限之矣原所以不忍見而願沈湘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

汩音鶻波流貌忽荒忽不能達也竄于沅湘去君日遠

讒閉蔽之欲自白而無從

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旣沒驥焉程兮

匹合也程衡量也抱忠誠以孤立於黨人之世君又無

特達之知終不可以有爲而救時艱矣

萬民之生各有所錯兮安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

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錯倉故切置也生死唯天所置則死不足懼而傷懷哀

歎不容已者舉國安危樂亡不可與言也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安心不懼歸於一死而猶明告君子表著己志者蓋欲使有心者超然於禍福之外抗忠直以匡危亂勿懲己之放逐而欲勿與爲類也

懷沙　懷沙者自述其沈湘而陳尸於沙磧之懷所謂不畏死而勿讓也原不忍與世同汚而立視宗國之亡決意於死故明其志以告君子司馬遷云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蓋絕命永訣之言也故其詞迫而不舒其思幽而不著繁音促節特異於他篇云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擥涕揮涕也結聚也聚所欲言而陳之也發亦達也申旦重復而明也此總敘其懷忠而不得達之情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宿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宿一作迅

將致也宿高鳥宿高枝難當不相就也人無可託欲因飛雲歸鳥以寄思君之衷而不可得甚言其窮也玄鳥詒高辛以傳帝命神者通之而當今之人曾莫能感媒絕路阻終不能達矣將欲介紹小人冀致於君而貞邪

異致道不可屈故自懷迄襄歷年遊蕩而此心憑依正直雖有委曲全生之道非所忍爲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

前轍謂懷王聽讒佞而國破身死於秦也車覆馬顛所行不遂亦明矣改轍異路人不知悔己所不昧也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操持轡也遷改也逡次逡巡順路而緩行也嶓冢在秦西秦始封之地纁黃日斜色赤黃時懷王聽張儀之邪

說爲秦所誘劫如縱轡馳驅以致傾覆原願頃襄懲前敗而改轍已將授以固本保邦待時而動之策如操轡徐行審端正術則可以自彊而待彊秦之敝秦者楚不共戴天之讐而不兩立之國也深謀定慮以西搗其穴至於嶓冢雖未可卒圖而黃昏不爲遲暮此與岳鵬擧痛飲黃龍之志同而君懦臣姦忠臣被禍其不能雪恥以圖存一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

初春韶日喻頃襄初立且有更新之望原雖不見任而猶未罹重譴故將集思廣謀擘芳搴美以有爲於國乃頃襄不可與言無夏少康燕昭王之志則懷芳自玩誰與聽之

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

萹音褊蓄也雜菜葸葈之類惡菜也繽紛雜而盛也繚轉縈回於左右也惡草充佩則芳草萎而不用衆佞盈廷則哲人懷芳不試而與上離此所以不及古人而無與玩芳也

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承一作烝

澤汙也身既見逐處於事外觀黨人之所爲見其幸君子去國快遂其欲憑怒暴發若將不及唯然而善惡炳著公論不泯貞邪相形己之忠貞內滿訐謨外揚者四鄰聞之萬民傳之固不可掩也

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蹇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

獲當作褒說與悅同君不我知臣不我容志雖白於天下而知我者木杪之薛荔水際之芙蓉爾俱不可因之以自白假四鄰之稱說則疑於外比聽國人之顯逕則嫌於沽譽固我之形勢所不可為且益以增闇君之疑而祇辱矣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古韻千回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願韻出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前畫謂嘗懷王時所以謀國者廣遂謂於頃襄時仍用前謀而更因變以盡所謀也罷止也白日未暮國尚未亡也故故迹也謂繼世沈江彭咸之故事已忠不白國

事益非命已遠於幽暗莫伸則唯及敗亡未至之日一死而已所以煢煢南行將沈於湘也

思美人　此以篇首之語名篇而述其所爲國謀之深遠前後一志要以固本自强報秦讎而免於敗亡忠謀章著而頃襄不察誓以必死非婞婞抱憤乃以己之用舍繫國之存亡不忍見宗邦之淪沒故必死而無疑焉其曰指嶓冢之西隈微詞也抑要言也劉向王逸之流惟不知此故但以不用見逐爲怨使其然則原亦忠矣之小丈夫而已惡足與日月爭光哉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

度之嫌疑國富彊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
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
惜憶也曾信當爲君所信也昭詩一作昭時舊說謂教
王以詩以耀明其志按原未嘗爲王傅自當作時時是
也即下所云明法度也先功先王之功令也娭樂也過
失弗治王許以雖有過失不責治之厖厚也泄與洩同
史記稱懷王甚任屈原使造爲憲令屬草藳未定上官
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原爲令衆莫不知
一令出自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此盖追賦其事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

設文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賊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以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賊古盛字 景古影字）

盛氣志怒也過譴也離謗謗以離其上下之交也光景光輝影迹之外著者也古之人誠信所孚光輝外著上必見信於君下非小人之所能蔽今備誠信於幽隱而光影不昭俯自悼念慙囘天轉日之無功君子自盡之極致也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

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爲無由

焉者無所望之辭恬安也不聊心無可慰也無可奈何決於一死死而君可以悟死可恬也然而心終莫能自慰者忠貞不見諒君終於闇國終於危身沒而名絕也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

弗味不玩味子胥之忠諫也文君晉文公枯焚死也寤覺也禁禁火遷游有餘也久故謂從亡出外之舊故親身愛己也言追悔痛哭知其愛己之德有餘亦無補也太公伊尹甯戚百里奚雖疏賤而大功立則誠信積中而光景外著矣若子胥介子身死而夫差晉文始悔亦奚益乎此幽隱絕名雖身死而固無聊者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

毋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訑謾強不知以為知而欺人也申旦重審也戒棘也微霜降芳草殀喻己方有為而遽摧折也前世謂懷王之世讒人盤據衒嫫毋之姣好雖先王客死國事日非而相踵代興如近世所謂傳衣鉢者堅護門戶終不使貞臣復進是以頃襄之世更被讒竄小人之情貞人之冤追惟今昔皎然易見矣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

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氾浮也泭與桴同柎也心治思治也辟與譬同馬逸桴浮國勢危而安作也再者懷王辱死于秦頃襄將爲之繼也小人之情君子之寃明白易見不能覺察背安全之法度乃欲希覬功名此懷王已覆之舟車禍將再發已不忍見故決意沉湘然追念受知懷王見任之始中被讒譖至於今日非國之不可爲君之不可寤而羣姦壅閉以至於斯則雖死而有餘惜貞臣一以君國爲心所云伊呂戚奚者惜君之不王不伯豈以身之不遇爲

憤怒如劉向諸人之所歎哉

惜往日　亦以篇首語名篇追述初終感懷王始之信任而惜功之不遂讒人張於兩世國勢將傾故決意沈淵而餘怨不已誠忠臣之極致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

徠與來通服謂此南服也天地所生珍木不偶喻賢者內美性成爲天所授

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更平聲連徙爲義從徙字斷句而有餘義下句足之古人文字多有然者唐宋人不知耳難於徙而更易之其

志壹矣橘不踰淮喻忠臣生死依於宗國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圜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一作圜一作團
素榮白華也喻士志行修潔曾與層通枝亞曑也剡銳也枝上有棘與葉葉類喻貞介與俗相拒搏若摶合而成喻德行純全青黃雜糅者當橘熟時或青或黃雜陸離喻德之有實備諸衆美爛文盛貌
精色內白類可任兮一作可任一作任道
內瓤也內含精液而清白類人有精白之心可託以大任

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紛緼剖之而香霧霏微也類人之修能合宜芳美發見而無惡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木之美惡各從其種當初生而已為嘉樹喻貞邪各從性生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

橘既長成賓遷之則不實豈不可喜者言遷之肥壤豈不可榮而植根必固徙之則瘁喻君子必不徇俗而同汙廓者自信己貞廓然無所回惑也

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蘇草也言生於荏草之中而貞幹獨立不隨草靡喻君子雖處於濁世而不隨橫逆以俱流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

皮瓤相裹周固自護喻己含忠內蘊不敢輕泄如上官大夫所譖者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內瓤分瓣均平得理如君子之德可以參天地而無私

願歲幷謝與長友兮

橘樹冬榮霜雪不凋志願堅貞與歲相爲代謝友四時

而無渝喻己忠貞不改其操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

淑美也離麗也枝葉茂盛華香果美而其爲木也堅挺獨立無縈盤婀娜之態益梗介自理志士仁人之節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木之壽者或數百年猶非古木故曰年少而堅芳有實可爲喬木之師喻己雖生乎百世之下然可仰質古人風示來者豎植也以上諸美堅貞芳潔可比德於伯夷故植之園圃以礪己志因而頌之

橘頌　橘者南方之嘉木也古產於楚湘今盛於閩粵

按李衡言江陵有千頭木奴則楚之宜橘舊矣原傳植之因比物類志爲之頌以自旌焉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

回風大風旋折所謂焚輪之風也性生也風之初起生於蘋末已而狂飄震蕩芳草爲之摧折讒人之在君側一倡百和交蕩君心則國是顛倒誅逐無忌貞篤之士更無可自全之理故追原禍始而知己之不可復生也

夫何彭咸之造忠兮暨志介而不忘

暨與也己與彭咸同其志介誓死而必無生之想者何

也下文復言其故

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原雖放逐而發小猶或爲鵜鴂之言楚已瀕危而目前且未有傾覆之禍然情形已不可揜則國之必亡已之終不容於世亦明矣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苴敗草比聚也輯亦比也荼苦菜薺甘菜獨芳人莫知也鳥獸號羣翕訛相聚也草苴相比衆惡相長也葺鱗自別必與君子異道也此情變之不可蓋者已明見於

人情國勢蘭茝必不能登其芳香矣此萬變之情不可隱者欲不誓死亦奚待哉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佳人猶言君子都美也統世周覽羣情知其變也自貺折衷物變擇潔身之道以自予也君子不與眾同汙天下之情偽彙觀而擇善以自處乃己所欲效法也遠志遠大之志昔所諫君而欲大有爲者也相羊與倘佯同蕭散不能聚也介獨也惑疑也眇志孤志也己所自貺者遠大之志君既不用如浮雲之散滅則孤眇之心疑

禍亂之必再者唯賦詩見志而已不能喻諸人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

若杜若椒申椒周流遊行也纕佩帶膺胸也君子獨懷芳而不采宵而不安於寢旦而不怡於遊終不釋于懷抱原至此不復名言其所愁者何事而但自道其哽塞迷悶之如此近死之哀鳴與他篇抑別矣

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仍風聲相襲也案抑也蔽目之光蔽目不欲視也任風之發塞耳不忍聽也目不欲視耳不忍聽置斯世於若存若亡之表而憂從中來倏然而興盪魂震魄不可忍哉俯仰無聊惟整衣惝怳抑志而赴江南益雖未赴湘流而生趣已盡有若此者

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爲此常愁不忍爲此一作不忍此心之

智與忽同類墜也節離棄離枝也比合也不比葉落香散也此言所言也聊賴也生趣盡死志決則形雖存而神已去之平日志願皆爲萎歇愁無可改言窮而意亂雖欲弗死不能忍矣

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昭一作照）

唫渠歆反口急不能言也抆拭也隱痛也昭彭咸之所聞見所傳聞於彭咸者正與己類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孤子悲哽放子長離彭咸之隱痛其情亦然以我例之正與同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

此以下述被遷以後不可忍而誓死之情眇眇無形默默無聲景古影字聞去聲聲也登高山而回瞻故國省想其聲容不可得而見聞君臣之恩已絕宗國之安危不可知是以鬱戚愈不能堪如下文所云

空有之中身此一段實鬱於其心內爛者其孰能之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韃羈而不形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緜緜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

風兮託彭咸之所居形一作開

鞿羈不形困心不釋神結於中而不能泄也繚轉自締氣隨心困欲舒而若束之也穆幽遠也無垠魂四蕩而無所依也芒芒無所知貌無儀昏瞀不復自持也聲隱相感不必有聲而若或惕之也物事也純而不可爲若欲專有所爲而竦然起已乃知其不可爲也蔓蔓思緒相引無事而想不知首尾也縹輕微之色心神恍忽若在若無攬之無端也翩冥冥者神已去形不可娛者形雖留而不戀也以上迫寫幽憂不可解之情盡古今思士愁人之自言無有曲寫如此者情中之景刻畫幽微

如此常愁其可忽乎所以淩波隨風決於自沈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

此下言沈湘以後精神不泯遊翔天宇之內脫濁世之汙卑釋離愁之菀結以一死自靖於先君迫然自得也雌蜺虹外暈也標杪也顛高頂也

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青冥空宇也攄虹發氣成虹也風穴風所自出也傾寤欹眠而寤也嬋媛空遊自得也此想像魂遊空際與霜露風虹相爲往來之貌

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

瞰俯視也隱讀如隱几之隱亦馮也岷與岷同音民清江澄江水使清也憚驚也礚礚波聲容容不一容也芒芒無定則也謂翱翔於高山大川無定往也軋凌轢也言凌軋元氣洋洋八極之內不繇津逕委移與逶迤同曲折自如也此想像魂遊四方俯瞰江山之貌

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漂流動也翼飛驚也汜與泛通滴音決滴滴流轉貌上
下天地之間左右前後四方也此總言上文登青冥歷
江山之遠速張弛屈伸也遊魂舒卷信心而無定期件
與泮同回散而無常之意
覩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
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
煙雲也液雨也積者雲屯而雨沛也此春夏之氣也悲
感也潮水相擊雪霰雜遝之聲此秋冬之氣也言魂互
寒暑歷四時遊於太虛之中乘氣往來光景不息也黃
棘未詳枉策謂策馬以回旋也此上皆言沈湘既死之

後魂爽不昧猶嵩絪緼於天地之閒駘蕩自如離汚濁而釋不解之憂故不忍嘗愁而決於一死乃豫想其浩然之氣不隨生死爲聚散而蝹蜦旁薄於兩閒者如此𦔳忠貞純一之志氣與天地合德鬼神效靈者可以自信屈子之貞魂至今爲烈豈虛也哉

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故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所適

度徒維切調度審處也既已豫念死後之情景因決自沈之計調度已審刻志著意從子推伯夷之所適弗能去此而別有自靖之道也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重任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愁愁貪昧也大河黃河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任負也上既言生不堪愁庶幾一死以神遊六合散其菀滯此復言子胥死而吳亡申徒沈而殷滅屢諫於君者既不得用身死之後盈廷貪昧以趨于危君不閔己之死而生悔悟則雖死無益心終不能自釋蓋原憂君憂國之心不以生死而忘非但憤世疾邪悻悻爲決

意捐生而已

悲回風　此章亦以篇首名篇蓋原自沈時永訣之辭也無所復怨於讒人無所興嗟於國事旣悠然以安死抑戀君而不忘述己志之孤淸想不亡之靈爽合幽明於一致䋣哀怨於獨知自非當屈子之時抱屈子之心有君父之隱悲知求生之非據者不足以知其死而不亡之深念王逸諸人紛紜罔測固其宜已

釋卷四終